



著作：佛教演讲集上

## 佛教的四个优点

在诗巫永安亭漳泉公会讲

各宗教的信仰，因各人的环境不同，认识不同，以及信仰的对象不同，自然所持的见解，亦各有距离；不过亦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每个宗教都是叫人行善，绝没有宗教是劝人作恶而能成其为宗教的。所以在原则上，各宗教的教徒，不论是属于多神教或一神教的，应该都可以携手合作，共同发挥宗教「为善最乐」的力量，争取人心的向善，生活的正常，社会的安宁，国家和世界的和平。本地虽然有些人是信佛的，可是宣传的工作做得不够，不但佛理不流行，恐怕懂得佛理的人亦很少。因此，我想略谈一些佛法的好处，或可使各位增添一些滋养精神的资料。

### 一、佛教是信智并重的

每一个宗教，都强调著重信仰，如果没有信仰，那就不能成为一个宗

25

教了。佛教是属于宗教的，因它与其他宗教一样的强调信仰；同时佛教也可以说是非宗教的，因它有与普通一般宗教说法不同的超越性。佛教重信仰；但它尤重理智，这与其他宗教有所分别，它是全把信仰建筑在理智上的，否则信仰便容易导致盲信和迷信。所以大智度论说：「佛法大海，信为能入，智为能度」。由此可见只有信仰，没有理智，是不能了彻人生真谛的；也是不能究竟离苦得乐的。这就是佛教与其他「因信得救」的、只偏重感情信仰的宗教不同的地方。同时佛教认为同是信仰，但信仰的价值却不一样。有些宗教的信仰是彻底的、究竟的；有些宗教的信仰可能是不彻底不究竟的。例如洪水泛滥成灾，我们相信爬上屋脊可避水灾，但洪水来势汹涌，不断高涨，屋脊就不安全了，不妨登上小山坡去避难，可是洪水又不断猛涨，小山坡的安全也有问题了，就只好再登上高山，则洪水再大，也淹没不到，生命的安全才有保障。信仰的道理亦是如此；信仰世间的善法或多神教而得到保障，如避水於屋脊，不是究竟的安全；信仰一神教而生天，得到保障，如避水於小山坡，也不是究竟的安全；信仰佛教而超脱轮回生死劫难，上生净土，如避水於高山，获得彻底的解脱，究竟的安全。所以同是宗教信仰，而信仰价值却有所不同，因此从佛教的眼光看

26

来，信仰天堂都不得究竟，何况是信仰世间的牛鬼蛇神，自然只是获得暂时的安全，而非究竟永久

的安全。佛教是智慧的宗教，可是这种智慧不是普通一般的知识。知识是外向的，从外面学习经验得来，有所限量，而且也不是完全都是正确的。佛教的智慧是内向的，必须依修戒而生定，由定而开发出来的，是无限

量的，正确的。这种合理性和超越性的智慧，经得起时代一切学术的考验，在世间一般宗教哲学中，是不易找得到的，由这种内在的智慧契证诸法的真理，才能产生人生的真知灼见，这也曾为古今中外的文化学者所赞赏。如中国的国学大师章太炎说：「佛教的理论，使上智人不能不信，佛教的戒律，使下愚人不能不信，通彻上下，这是最可用的」。康有为说：「仙学太粗，其微言实理无多，令人醉心者有限，若佛学之博大精深，至於言语道断，心行路绝，虽有圣哲，无所措手，其所包容，尤为深远」。英国哲人罗素则说：「各宗教中我所赞同者为佛教」。佛教如果不具有甚深的智慧和崇高的学理，那会使时代的哲人学者，心折如此呢？

27

## 二、佛教是标本兼治的

什么叫做标本兼治？标是枝叶，本是根本。比如植树，若要枝叶繁茂，必须先治其根，後治其叶。如果只想枝叶繁茂，而不顾其根本，就不能叫做标本兼治，也不成为植树的良法。又如今日世乱多难，人心思治，渴求世界和平的实现；但欲求世间和平的实现，必先使人类思想趋於统一，治好思想不调的病症，行为上表现出来自然是和平共荣的现象，不然，就算天天开和平会议，和平也难以实现，纵使实现，也是暂时性的治标，不是永久性的治本。就拿一般国家的法律来说，法律只能治之已然，不能防犯未然，也只是治标，不是治本。因为社会是群治的，由於士农工商等各界的人士各司其职，各尽其能，才能促进社会的安定和繁荣，可是今日的社会，人心如江河日下，淳源凉薄，风化不良，杀盗淫妄，肆无忌惮，虽绳之以国家的法律，也不是根本的办法，所以今日欲医治人类社会的病症，惟有依佛教的戒律，先纠正人心，澄本清源，然後社会的秩序才能安定，国家才会变得和乐与繁荣。

28

佛教的基本戒律，在於五戒。是人伦的正法，近於儒家的五常。一、不杀生是仁，儒家所谓「仁民爱物」，或「民胞物与」；二不偷盗是义，所谓「路不拾遗」，「弗义之财不取」；三不邪淫是礼，所谓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」；四不妄语是信，所谓「民无信不立」，「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」；五不饮酒是智，所谓「酒能乱性败德」，「酒不醉人人自醉」，亦即「色不迷人自迷」。酒能导色，故宜戒绝。五戒的性质与五常相同，而作法有异，儒家约五常重在理论，佛教的五戒制为必行的规条，不行则犯，名之破戒，有应得之罪业，受应得的果报，故凡受其戒者，不得不櫛櫛遵行。如果人人各安其位，各守其戒，则一人如此一人治，一家如此一家治，一国如此一国治，全世界如此则全世界治。因此今日的人类，如能依佛教的五戒先治其本，加以法律助治其标，则社会大同，人人坐享其利，欲世界不太平亦不可得了。

## 三、佛教是冤亲平等的

我们人类在平日互相接触的关系上，不免有厚彼薄此，或爱此憎彼的

29

协调与不协调的现象产生，这即是所谓冤家与亲家的分别。为亲家的日日相见，自然欢喜，最难堪的是冤家狭路相逢，分外眼红，这样由小冤家变成大冤家，或由少数的冤家变成众多的冤家，弄到家庭不和睦，社会不安宁，也成为国家乃至世界发生斗争的导火线，这是不可忽视的事实。

人类的亲情关系，必须要透过佛理，免除溺爱和憎恨，才得协调，佛法体验到人生应该要冤亲平等。是有其两个深切的理由：一、是佛陀曾彻悟到人生的共同原理，发现人类皆有佛性。而且是在凡不减，在圣不增。就在这大家同体具有的佛性上，验知大地众生，不论其为高等动物或低等动物，甚至有情与无情，动物与植物，都是同一体性的；既然是同一体性，还分什亲疏适莫？说什「仇者快而亲者痛」？如果悟知众生同体而强分亲疏，自己平心一想，亦不免哑然失笑了。二、是佛陀从天眼智，观察众生是死此生彼，轮回不息，都曾做过父母兄弟、姐妹眷属，有著亲戚关系；从宿命智了彻众生界过去无始以来，一切人事过从，从而建立更亲密更亲切的关系。就是对人类以外的其他动物，亦要建立起这亲切的关系。这样观想，谁肯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为冤家来仇视？谁肯举刀来残杀其他和自己同体的生命？杀机既息，则一切冤家都变成亲家，内在不再发生怨憎

30

瞠恨的心理，外界的家庭失和或社会斗争亦不存在，人类自然趋於和乐的坦途。

佛陀不但是理论的发现者，亦是理论的实践者。如佛陀在世时，因过去世未修菩萨道时与提婆达多结下怨恨，所以提婆达多时时想向佛报仇，经常来找佛陀的麻烦，跟佛陀过不去；可是佛陀并没有对他感到怨烦，反之还对他表示亲切的好感，时时向大家说提婆达多是他的善知识、好朋友，由於提婆达多生性的逼促与鼓励，使他的道业精进勇猛，提早得到超越的成功。不但视提婆达多如此，就是视那位与提婆达多同路的阿世王，也是如此，阿世王受了提婆达多的唆使，不但毒害了自己的父母，而且跟佛陀也有过不去的地方。可是佛陀对他没有半点瞠恨与仇视，当他恶报现前，身患毒疮，叫苦连天，向佛陀忏悔求救，佛陀就放一慈光，照触其身，使他毒疮平复，恢复了健康。这些，都是证明佛陀不光是在理论上说冤亲平等，而且在行动的事实上实现了冤亲平等。

#### 四、佛教是自他两利的

31

普通一般人或有这样的感觉，看见佛徒入山或闭起门来用功，就以为佛徒是消极厌世而自利的；其实呢，入山或闭门自作工夫，正是为入世利人做好准备。所谓「以出世的精神，做入世的事业」。这一句话，正可以表达这个意思。

佛教的宗旨，在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」。诸恶不做，消极的自利，众善奉行，就是积极的利他。所谓自他两利，这不是很明显的证明吗？为什么要硬说佛教是消极厌世而自利的呢？同时佛教行善的定义是：对所做的善行，必须於人於己都有利的，才叫做行善；如果於自己有利，於他人无利或有利的，就不能叫做行善。又所作的善行，必须於现在有益，於来世亦有益的，才叫做善！如果只是对目前有益，而对将来无益的，亦不算彻底的行善。这样看来，佛教的为善，才是标准的、自他两利的行善。所以学者梁启超居士说：「佛教之信仰是智信而非迷信，乃兼善而非独善，乃入世而非厌世」。又说：「佛教之最大纲领，曰悲智双修，自初发心以迄成佛，恒以转迷成悟为一大事业」。修智以求转迷成悟，是自利的事业；修悲救济众生，则是利他的大事业。如此，一个真正懂得佛理，能行佛事的佛教徒，就是人生自他两利的事业家，相信谁也不敢说佛徒是消

32

极自利的逃世者了。

佛教的大乘行者，他们所作的事业，不但是自他两利，而且是利他重於自利，为人急於为己。孙中山先生曾说：「佛教以牺牲为主义，救济众生」，即是有见於此而说的。因为大乘行者的菩萨，他发心修行善事，见苦必救，有求必应，你如果真有需要到他的地方，他不但身外的财物可以布施给你，满你所

愿，甚至自己宝贵的妻孥和生命，亦可以施献於你，真是「难行能行，难舍能舍」。而且他的布施为善，还是观空心境，不挟企图，所谓「度尽一切众生，而不见有一众生为我所度」，不杂丝毫功利观念。像儒家所说「杀生成仁，舍身取义」，亦都是可歌可泣的牺牲为人的行为，如果其中不夹杂著贪图功名利禄的念头，所谓「千秋万岁名，寂寞身後事」，那都可视为牺牲为众生的菩萨行了。

中国在东晋时代有个叫邓攸的人，他在石勒兵到，惶惶挈家逃走，因其弟早亡，特保全其侄，继其香火，竟把自己的儿子系於树上而不顾，为救侄儿，牺牲了自己的儿子，可以说已做到了无我的境界，这在佛教看来，也已成了舍己为人的利他行者。因此，世间一切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後天下之乐而乐」的贤者，无非是菩萨化世的大乘行者。佛教得名牺牲主

---

33

义，其价值就在乎大乘菩萨所表现的积极救世的利他精神。

佛教在习惯的称呼上，分有大乘和小乘两种名词。通常多称南传佛教为小乘，以锡兰、暹罗、缅甸等处为小乘佛教的国家；称北传佛教为大乘，以中国、日本、西藏等地为大乘佛教的国家。其实大乘教徒所表现的，固为积极的救世精神，就是小乘教徒不入社会，严肃自律的道德生活，亦能感召人心，影响社会，同样有其淑世利人的伟大作用。如只顾念佛不理人事的印光大师，严以律己恕以待人的弘一律师，他们静居兰若，并未深入社会，而所起影响人心向善的作用，往往比入世弘法的大乘行者，还要有过之而不及。由此足证大乘佛教固然是积极利世，而小乘佛教亦同样是勇於度人，在名词上分判大小，实在是多余的。

人生在世，数十寒暑，肉体终归要坏灭的；而不灭的是精神生命，佛教称之为慧命。儒家以立功立德立言为人生的三不朽，佛教则主张福慧双修，光寿无量，名为二种庄严，我们在短促的人生中，能建立不朽或庄严的事业，才不辜负活在世上的意义。

---

34